

逐水而居

□ 王 毅

我家门前有条河。
对于生活在江汉平原的人们,这确实是一件极为寻常的事。谁家附近没有一条河,无非是河流的大小,或者远近,或者清浊而已。如果给故乡写一本《河湖志》,那一定是厚厚的一本书:长江故道的老江河,碧波浩瀚的四湖河,程集古镇的老长河,到冬季还要防汛的东荆河,等等。
逐水而居,河流是大地的血脉,是村庄的符号,是游子的牵挂。而河岸上的家和村庄,只是河流的一颗纽扣,一个音符,一朵浪花。

我的故乡在内荆河畔,内荆河传说就是古时的夏水,“过夏首而西浮兮,顺龙门而不见。”楚国诗人屈原的诗篇多次提及夏水,这让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倍感自豪,是夏水时不时地滋润我情怀,洗涤我灵魂,触动我灵感,给予我力量。上小学时我属于“大河村人”,待到读初中时,洪湖分蓄洪工程开挖一条新河叫排涝河,大河村的部分小队要迁移到排涝河的北边坡岸,轮谁都不愿搬迁。祖祖辈辈居住的河堤,高高的墩台,南北通透,风清水秀,赶集也方便,世代先人的坟也在家附近,搬迁是件要命的事。遇到这样的麻烦事,总有办法办法,就是抓阄,一半留,一半迁。我所在的墩台很幸运,留了下来,而抓到搬迁阄的几个小队,搬家的时候仿佛生离死别啊,一边流泪一边拆迁,其实两条河距离不到两公里,并排自西向东注入洪湖,如孪生兄弟。为了安抚搬迁的移民,排涝河新建的村庄沿袭了原“大河村”的村名,而内荆河畔原住民的村庄则换了个新名字——沿河村。居住在排涝河边的内荆河村,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归属感,他们认同古老的内荆河。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烟台的朋友听,朋友惊讶地说,这有点太过娇情了,不都住在河边嘛。家住江堤,出门有条河流,对于山东人来说是件太过幸运甚至奢侈的事,尽管许多的山东人临海而居,能够每天面朝大海,吟诵春暖花开。
因工作需要,我在山东烟台待过一段时

间。烟台地处黄海渤海结合处,经济发达自不必说,全国少有的GDP过万亿的地级市,烟台人一年四季吃海鲜,很是富足。

但很缺水。这里很少看到纵横交错的河流,甚至于下雨天也难得一见,下雨也多半在夜间。有时候渐渐沥沥,悄无声息,像一个温柔女人的脚步,生怕惊扰了烟台人的美梦。有时候又很急促,一阵风过去,找不到影了。饭桌上听当地人讲一个小段子:晚上忽然下起雨来,村民们很高兴,指望明天可以躲懒不干活了,结果天一亮,雨停了,还是要下地,这烟台夜雨是骗人的雨。也有人神秘地说,这烟台夜雨,其实是海神娘娘趁着夜色下凡人间,用乳汁滋润大地,天一亮,怕袒露真容,又回海底龙宫了。

缺水的地方却盛产优质水果。“栖霞的苹果莱阳的梨”,这是烟台非常知名的水果品牌。初夏时节,烟台的朋友林哥接我去他的家乡“中国苹果之都”栖霞吃苹果。驱车近百公里,经过一段蜿蜒的盘山公路,来到一个名叫古村的村庄。古村看不到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无古树,更没有古老的河流。清一色的低矮平房,门前都砌有院墙,一排排的院落中间,留着一条一年宽的通道,这是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民居。沿一条小路走到村庄的后面,漫山遍野全是翠绿的苹果树,散发出青果淡淡的清香。林哥说,这一带的苹果林地全部被公司流转下来,已经种植了8年的苹果。林哥的家就在古村里,他管理着这片苹果园以及附近一家收储苹果的冷库。

正午时分,阳光正强,一群裹着细花头巾的村姑,正在林间修剪果枝。种苹果是个细活,一年四季都要修剪,现在是夏剪,主要是疏果、剪枝。刚长出来的青果,龙眼大小,果皮毛茸茸的,一根枝条往往扎堆长4到5枚果子,需要保留其中长势好的一枚,其他全部剪掉,确保果子充分吸收营养,树体通风透光。不剪会怎样?我傻傻地问。个头高挑的村姑撩开细花布说,那些果子都在瓜分营养,结果个都长不大,也不甜,鸡蛋大小,像你们矮胖的南方人。园子里一片哄笑声。

尴尬过后,我忽然发现,村前村后,偌大的苹果园,周边竟然没有一条河流,水源地在哪?

林哥带我们来到附近一条干涸的小沟,走过齐腰深的杂草,一个深不可测的大土坑赫然展现,原来这是一口人工开凿的水井,靠水泵和电机抽取地下水,通过浇灌设施给果园供水。

缺水啊,种植成本高,要是村里有条小河就好了。林哥自言自语。河流对于林哥而言,就是一个梦想。

儿时最喜欢看电影《地雷战》,到了烟台所辖的海阳市,才知道当年地雷战的战场就在海阳。海军某部服役的小李,海阳人,部队驻地离他的村子就一个多小时车程。去年他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在城里住,家里就他一个独子,小李一有空就请假回家,守灵尽孝,他说这是山东的规矩,得守三年。这是北方的春天,小李约我们几个朋友去海阳农村度周末。身着迷彩服的小李,体格健硕,肤色黝黑,典型的山东大汉,也是标准的中国军人形象。他陪着我们穿越一条条小巷,遇到在家的老头就恭恭敬敬叫“大大”,就是伯父或者叔叔。同样是北方小院平房,出了前门就进对面人家的后门,这样高密度的“容积率”,还有路边不知枯竭了多久的小水沟,让我有些憋闷。我说,在我们老家,前房是河流,屋后是树林,前宽后宽。小李叹息:这方圆几十里难得到河流,只有茫茫大海。

村边是一片刚刚泛着青色的麦田,靠着屋舍的一溜田块,几个老人在种植土豆。土豆切成小块状,放在竹篮里,淡黄色的土豆切面湿润光泽,一看就是好品种。用铁制工具犁开一寸笔直的土槽,然后间隔约一小步放入土豆种,撒上肥料,再用铁犁将土槽的泥土覆盖,老人们忙到这会儿,该小李上场了,他结实的手臂提着水桶,来回浇灌跑得飞快,仿佛军训训练场的教官。哪里来的水?原来是各家打的水井。小李家里也有一口水井,那是他父亲生前打的,还在屋顶安装了水箱,通过水泵抽上去蓄水,下面水龙头一开,清澈的井水就汩汩流出。小李说,听到流水声,就感觉父亲还在家里絮絮叨叨地忙碌。

烟台的大部分城市都沿海岸线而建,看海是烟台观光的看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烟台还有一个湖光山色的好去处,那就是门楼水库。

西湖之旅

□ 郑天红

受这种氛围,景就是这个景,色还是这个色,看你用怎样的心情去演绎和诠释所见,美景也好,难受也罢,都融进了乌镇西栅的夜色中……

夫妻最庆幸的就是在夜色朦胧中,让韩国美女帮我们留了几张很具朦胧色彩的照片,让我们感觉西栅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来过!在“我在乌镇很想你”的情景设置下的合影,也让人倍感舒心……

夜晚,我们住在世博酒店,环境舒适,让人心情格外愉快,我们把没有游完的西栅景点,带进了梦乡,在梦里,我们可以恣意地遨游……

如果把乌镇的西栅说成是国画的话,那么乌镇的东栅就是水彩画了。

5月2日,我们来了一个有着黑色“乌镇”字样的东栅,导游说你们看一下,这“乌镇”,是不是像个“乌镇”?这个繁体字的确有几分形似。导游说,我们夜游西栅,白天玩东栅,因为东栅的乌镇标志是最原始的,当初,就是这个标志让陈向宏产生了灵感,才创造了今天大家眼中的东栅和西栅。

下车后,大家都兴致地在原始的“乌镇”标志前合影留念,想把这个“乌镇”,带回去做永久的纪念。
我留意到,乌镇东栅的房子最具江南特色,山墙耸立得特别突兀。

在东栅,我们参观了矛盾故里,听说前几届中国最具含金量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就是在乌镇召开的。2023年,“世界互联网峰会”也是在乌镇召开的。在古色古香中感受乌镇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内涵,不得不说是一件美事。

在百床展馆,我们看到了一张张上至明代,下到民国时期的江南达官贵人们的卧床,做工是那么的精巧,闪烁着智慧和艺术的光芒。

我们也观看了古漕运的起航点,看到了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

如果说乌镇的东栅西栅是国画的话,那么西塘就是油画了,它吸收了东栅和西栅的精华浓缩而成。

行走在西塘的小河边,垂柳轻拂翠绿的水,微风拂面,让人无限的惬意,使人忘记尘世的喧嚣和烦忧,难怪说西塘的闲适,更胜乌镇一筹!这里还是《碟中谍》的外景拍摄地呢。让你感受音乐中的音乐厅和咖啡馆能与古老的风情交相辉映,熠熠生辉。如果说乌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话,那么只能说是“精华版”,而西塘的“小桥流水人家”才是正宗的“江南版”。

漫步西塘,真是一步一景,满眼风情,我和妻一路拍照不断,想把这里的美轮美奂和西塘流动的风情永远地烙印在记忆中!

当准备离开西塘时,我和妻竟然对西塘还有几分留恋,于是在心底里说:别了西塘,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重游此地!

傍晚,我们品尝了龙井之后,慕名来到了西湖最为出名的娱乐城——宋城!正如导游所说,“来杭州,如果不游宋城?肯定是一大遗憾!”为了此行不留遗憾,我极力怂恿妻买了两张震撼大剧“宋城千古情”门票,这可以说是和妻结婚以来,买的价格最为昂贵的门票,不过,物有所值——在3D立体动画的灯光照射下,岳飞抗金的壮举,白素贞和许仙凄美动人的爱情……演演真巧灵串联了几个动人千古的故事,构成一幕大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城千古情”大剧,或许是为了正式游西湖预热。

5月3日,清早,导游为了错峰,让大家起了个早床,上车前往西湖。

一路上,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关于西湖的诗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仿佛一幅泼淡适宜的水彩画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还仿佛看到了白素贞和许仙那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下车后,行走了不到两里多路,西湖就赫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并没有像书本描写的那样如画,妻心中似乎有些许失落。她说,这个湖难道不和我们江门的东湖公园差不多吗?为什么她就那么出名呢?为什么吸引我们不远千里赶来呢?

我说,你要知道,古往今来西湖的特殊的历史地位,离不开唐代白居易的诗词中首现“西湖”,离不开宋代苏轼的治理,以及南宋定都后鼎盛的发展,经过历代历年保护挖掘和修修补补的营造,使西湖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我们近代名人,如茅盾、梁启超,甚至还有孙中山等,他们用文化点缀,又把西湖写进了国人的心中,这些人文景观和历史背景岂是东湖公园能与之媲美的呀?妻哑然失笑。

望着传说中的西湖,我和妻不禁感慨万千。多年前,一直向往来西湖泛舟,在苏堤手牵手的浪漫,等到真正来到此地,发现原来只是想象中的唯美!苏堤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大和壮观,甚至还不如故乡的荆江大堤,一个仅大于东湖公园的环湖小路的苏堤,因著名的文豪词

从市区驱车往福山区门楼镇,走约十公里的乡村公路,一个群山环抱的绿色湖泊扑面而来,这就是门楼水库。跳跃起伏的远山近岭,清澈澄碧的宁静湖面,白云蓝天倒映水中,山风吹起粼粼波光,从车水马龙的繁华市区,一下子沉入这片幽静空旷的梦中仙境,感受山水和谐的大自然馈赠。这里是烟台市区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地,被烟台人称为母亲河。门楼水库远离市区,山清水秀的原生景观,让人置身于江南水乡。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极度缺水的山东该如何“解渴”?报道称,山东属于极度缺水地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山东半岛缺水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气候干旱,河流少,年内降雨量分配不均,每年的降雨主要集中在盛夏七八月份。这意味着,七八月份下的雨,占了全年降雨量的七八成,冬春时节在烟台的生命之泉,风水宝地,着实要倍加珍惜,远离污染。

逐水草而居,让我想起一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最近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让散文作家李娟“火”了一把,8集电视剧热播斩获收视第一,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网购量飙升,新疆阿勒泰地区旅游也开始升温。将散文文本影视化,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首开中国当代文学之先河。剧中的画面全部来源于散文原著,阿勒泰的哈萨克族牧民,随着羊群逐水草而居,一年四季南北迁徙,那起伏的雪山和幽静的森林,那辽阔青翠草原上游动的羊群和奔腾的骏马,那星星点点的白色毡房边,清冽流淌的草地小河,还有河边洗马的哈萨克女人,唯美的镜头,还原出世界上最后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民族生活,舒展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这对久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城市人来说,无疑是抚慰心灵、治愈焦虑的一剂良药。在物欲横流的市井生活中,人们还是离不开文学的甘泉,如同大地少不了雨水的滋润。
逐水而居,才有华夏文明的植根,滋生和繁衍。

家苏东坡治理过而出名。所以,说什么景点,只要沾上了名人的光辉,就显得与众不同啊!

尽管心中有些许的失落,但陌生的环境依然给我们的视觉带来不一样的冲击,就连周总理会见尼克松总统栽下的松树,在我们的眼里都呈现出别样的风采。

听说苏堤的尽头就是断桥,白素贞和许仙那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的经典场景似乎很快就可以呈现在眼前,因为縁的缘故,让我举步维艰,难以成行,留下了遗憾。

西湖的水,并不是翠绿如玉,倒是西湖边的杨柳,像书中所述,为西湖做了最美的陪衬!那一树树亭亭玉立的垂柳迎风招展,仿佛在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让我们惬意无限。

西湖边上的一个别具风格的西式洋房,听说是梁启超、孙中山、茅盾、郭沫若等人小憩的地方,因此,为西湖又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
我们没有上乾隆皇帝下江南所住的龙舟,只好在苏堤上手牵手地漫步。放眼西湖,一艘艘龙舟在碧波中荡漾,微风轻拂湖边的杨柳,住在湖岸椅子上的人们,心情舒畅,恬静,有一首歌,真想让时光就此停留?就连吹来的风都在向我们传递着幸福的信息?而不远处的高峰塔也在向我们召唤了。

两个小时不到,该拍照的拍照。这时,龙舟上的同伴也上岸了,我们随导游一起来到了雷锋塔。关于雷锋塔,书中记叙,在此就不赘言。如今,是新建的雷锋塔,旧的遗址被包裹在下面。如今电梯直接登顶,让人在现代化中感受古老的悲情故事。上来塔顶,俯瞰远处,西湖全景尽收眼底,山前翠色掩映中的寺院也显得别有风姿,让人不由得在心中感叹,杭州西湖果然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山水相连,风情无限。难怪乾隆皇帝一而再地下江南,感受着这里祥云瑞气,天地日月之精华的风和水。杭州之所以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遗产,果然名不虚传啊!

回程的晚上,为有感此行西湖之旅,特作小诗一首和朋友圈分享:茅盾故里存古风,乌镇东览览风情。西子湖畔追浪漫,江南风景美难收!

妻也发出由衷地感叹,此次游江南,相比其他的旅游,还真真是不虚此行!我也相应地发出会心的微笑!朋友们,有空你们也去杭州看一看吧,一定不虚此行!

当拥有时,请珍惜

□ 余可佳

海伦·凯勒出生时是一个健全的女孩,但是,1880年她19个月大时,因高烧而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她和她的家庭都处于绝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她请到目前叫安妮·莎丽雯的老师。海伦·凯勒终于在老师的帮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学会了交流和写作,最后成为一位著名作家。我有感于海伦·凯勒的故事,所以,我要说:当你拥有良好的视觉和听觉时,为什么就不能立志去当一名作家呢?

CCTV-10《讲述》栏目曾经播出了一个叫《断臂琴缘》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刘伟有一句人生感悟:“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他的话语感动了全世界,外媒争相报道,成为世人心目中新一代的“精神偶像”。10岁时刘伟因触电意外失去双臂,12岁学习游泳,14岁获得全国游泳冠军,16岁学习打字,19岁自学钢琴,仅用一年时间即可弹奏出相当于手弹钢琴专业7级水平的钢琴曲《梦中的婚礼》。2008年4月30日,刘伟参加北京电视台《唱响奥运》节目,演奏钢琴曲《梦中的婚礼》,为刘德华伴奏歌曲《天意》,并为其创作歌曲《美丽的回忆》;2009年12月3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双上肢障碍者书画及才能展示活动;2010年3月,赴意大利参加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用脚一分钟打251个英文字母的世界纪录;2010年7月,参加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同年10月,摘得第一季《中国达人秀 China's Got Talent》总冠军头衔;2010年11月,获奖后首次赴美国迈阿密密州访问,于皇家加勒比游轮“海洋魅力号”上举办小型演奏会,为全世界媒体及观众现场表演《梦中的婚礼》《神秘园》及自创钢琴曲《希望》。2010年12月,在2011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中,与王力宏合奏并演唱歌曲《手牵手》。2011年1月,赴奥地利进行达人秀巡演首场秀,并于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梁祝》;2015年,参加了东方卫视“春满东方”的新春晚会表演。人们被《断臂琴缘》主人翁的励志故事感动、深受鼓舞,因而,我要说当你拥有健全的双手时,为什么就不能努力训练去当一名钢琴家呢?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享受精彩的人生,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健全的年轻人反而不用功呢?一个健全的人要做到海伦·凯勒和刘伟的目标,不是比他们更容易吗?所以,我要劝年轻人记住爱迪生的一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失败莫过于离成功并不遥远却放弃了成功。”

人们年轻时,常以为生命没有尽头。其实,一个人的青春是非常短暂的。一个人健全、健康、健壮的时光是有限的。我有一个同庚的朋友。41岁那年下班时从通勤车上下来,正与同事们说笑着,突然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导致髌骨粉碎性骨折,住院三个月,出院后就拖着一条跛腿,从此便不能负重,连生活也有些不便了。2022年我在惠东教学时,晕倒在学校餐厅里,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纵有系统的思想、丰富的经验,已是枉然。所幸的是上苍给了我几十年健康的体魄,才使我有刻苦学习,认真工作的机会,能在高中教育界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

刘伟说:“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因为他当时身陷生不如死的境地。你愿意像刘伟那样生不如死吗?当然不愿意。你愿意置身于海伦·凯勒那死寂与黑暗世界中吗?当然不愿意。既然你不愿意置身于那种绝境,何不让你健康振作精神,树立理想,勤奋学习,相信你一定能够达到目标。

逆境是能成就人,但我们要成功,不要自讨逆境。即使逆境来临,我们也不害怕。毫无疑问,刘伟能做到的,海伦·凯勒能做到的,我们健全的人更容易做到。我们相信只要努力,我们就有自信,我们就能够取得成功!

我信奉春秋时期齐国上大夫晏婴的一句话,“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让我们珍惜当今的和平环境,珍惜父母给我们打下的基础,珍惜自己的青春好时光,早日行动起来,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吧!

当拥有时请珍惜,莫到失去时而惆怅!

风絮翩跹皱春水

□ 舒依晨

当大自然的日历哗啦啦翻过沉闷抑郁的泛黄纸页,一曲脉脉悠长的春日序曲被传唱在西域戈壁和蜀地青山。明媚暖意弥天盖地,比雾还浓。风和日暖下的烟柳画桥,不知名姓的白衫蓝裙,正是无限好风景。檐廊上悬挂的风铃叮叮零零,漫不经心,敲叩不尽季节给予的柔情蜜意。山长水阔,人间无数,游客醉心于缱绻春光,凡俗踟躅在此温柔乡。

不妨乘坐观光列车,穿梭于平原与丘陵,把双眸当作对光源极度敏感的显像器,把无数道虹霓般的黄昏放在幕布的位置。镜头聚焦的方向,是广袤无际的田野,是荆棘丛生的花园,抑或蓊蓊郁郁的森林。

田野里是抽穗的麦芒,凌厉又乖张,稚嫩幼孩含着糖果走过被擦伤,但 he 光顾着追逐逡巡于麦地的蝴蝶踪影。笨拙且不协调的步伐在沟壑纵横的土路上跌跌撞撞,他满心想要得到那只蝴蝶,尽管大汗淋漓,尽管气喘吁吁。火车隆隆的声响打断这离奇的思绪,远处袅袅的炊烟丝丝缕缕飘扬开来,烧不完也销不尽。

花园处是盛放的玫瑰,热烈又敏感,无忧少女系着丝带穿过被扎伤,但她欣喜着万千花朵的明媚独属于她。浩渺的银河系中存在着一个小小的星球,孤独的国度中生活着一位王子,他的玫瑰花要用玻璃罩来保护,四十四日的日落给他的孤独镶嵌了明晃晃的金边,可是他唯醉心于那只因他而绽放的芬芳柔情。

森林中是挺拔的大树,恬静又坚定,耄耋老人拄着拐杖路过被吸引,因 he 盼望看幽静深处暗示夏日的蝉鸣声。隐隐的青葱微明将明,没有悲欣的姿态,不落世俗的窠臼,洒落荫凉又沐浴阳光,无比憧憬,无比崇高。他躺在摇椅上,斑驳光影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照射下来,明灯三千的炽热也抵不过此刻尺树寸泓的雅致。

大自然挥之不去的是风花雪月,芸芸众生魂牵梦绕的是忠义情爱,杏雨梨云如期而至,但急景凋年时 he 的音容笑貌渐渐远去了,仿佛全世界的细雨落在了全世界的草坪上,声势浩大却又了无痕迹。我心想,他一生的光亮并没有碎掉,或许只是幻化成了漫长夏日的凉风,拂过碑刻与山野、海浪与霓虹,被时间定格成了完整与永恒。

南方岛屿咸甜的水汽浸润进满车的凤梨和椰子,口音浓重的大叔顶着灿阳售罄了无疾而终的春三月。无尽的黄昏在天际绮丽地招徕,绵绵不断的钟声在校园里回荡,楼梯间依然有并不熟悉的面孔给予问候,坚毅的眼神和漾着笑意的脸庞是对青春最好的注释。我永远钟爱天真与爽朗,我永远感激女孩们给予的善意和男孩们展现的大度,淡子年少正得路,有如扶桑初日升,祝愿少年奔赴无悔的坦途,不必繁花似锦,不必人声鼎沸,只需惦念着天边不灭的星光,挥笔扬帆抵达并不遥远的远方。

年轻时,我经历过一件事,特别郁闷,过去快四十年了,不说出来,如鲠在喉。

那年堂弟周青结婚,他让我去联系一台婚车。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那时的监利农村自行车都没几辆,更别说汽车了。我当时想都没想,便硬着头皮应允下来了。

堂弟是上海海事大学的大学生,是我们村那些年唯一一个考上一本大学的人,是全族人敲锣打鼓一直送到分益街的人,他的婚事备受关注。

经过多方打听,分益镇南庙二队有户郑姓人家,他家购置了一辆转过几手的面包车,专门用于婚庆。我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就和他讲好了价格,并约定了次日下午2点去龚场镇红旗村廖家台迎亲,也将男方接亲队伍步行至刘市街上车的细节沟通好

了。为防有变,我再三邀请他去吃喜酒,他推说有事,并信誓旦旦地承诺,这是婚姻大事,不会儿戏,让我放心就是了。

这个司机叫啥名,我现在也不知道,只记得他高高瘦瘦的,牙齿洁白整齐,一个偏分头,看上去有几分帅气,很诚实的那种,我总觉得这个人特别厉害,在一个村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两台的年代里,居然开上了汽车。

第二天下午迎亲队伍浩浩汤汤地向刘市方向行去,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闹非凡。我提前去南庙村,让司机师傅将车开到约定的地点,等候上车。当我气喘吁吁地到他家时,他父亲说他去另外一家迎亲了。计划是上午接一家,下午接一家,要我等一下。天呐,这种事怎么能等呢?我呆若木鸡,手足无措。